



哈爾次山遊記

海 涅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哈爾次山遊記

海 涅 著

馮 至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 69

字數 63000

哈爾次山遊記

著 者	海 涅
譯 者	馮 至
出版者	作 家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牌樓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京00001-1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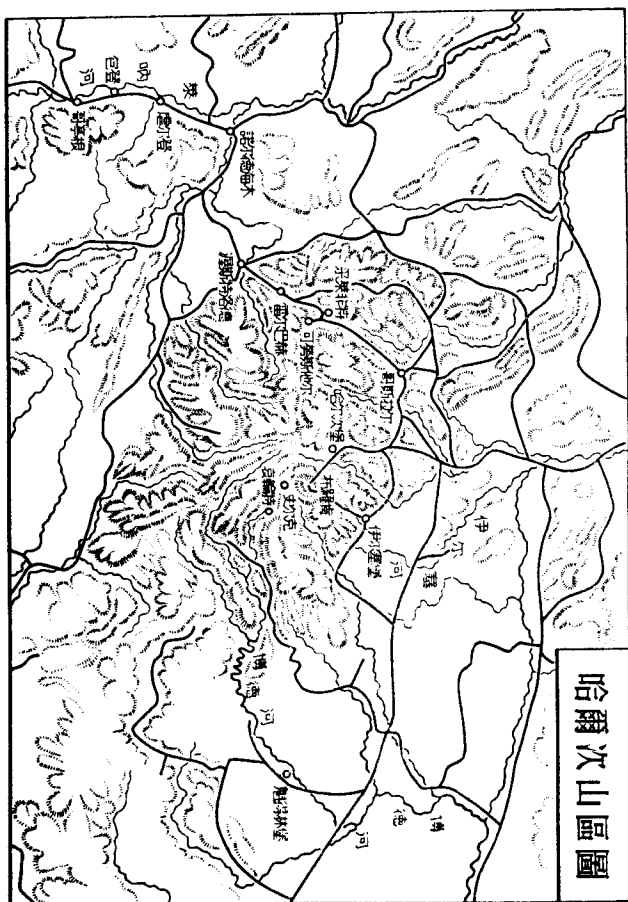
定價 4.700 元

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Heinrich Heine
DIE HARZREISE

據 Heinrich Heine: Gesammelte werke, Band III,
(Aufbau-Verlag, Berlin, 1951) 譯出。



黑色的上衣，絲製的長襪，
淨白的、體面的袖口，

柔和的談話和擁抱——

啊，但願他們有顆心！

心在懷裏，還有愛情，

溫暖的愛情在心裏——

啊，他們的濫調害死我，

唱些裝腔作勢的相思。

我要登上高山去，

那裏有幽靜的房舍，

在那裏，胸懷自由地敞開，
還有自由的微風吹拂。

我要登上高山去，

那裏高高的檉柳陰森，

溪水作響，百鳥歡歌，

還飄蕩着高傲的浮雲。

分手吧，油滑的人們，

油滑的先生！油滑的婦女！

我要登上高山去，

笑着向你們俯視。

這個由於香腸和大學而聞名的哥亭根城隸屬於漢諾魏爾國王，它有九百九十九個爐灶、各種各樣的禮拜堂、一所助產院、一座天文臺、一個大學生拘禁室、一座圖書館、一個市政廳的地窖酒店，那裏的啤酒很好。旁邊流過的小河叫作萊訥，夏天供人洗澡；

水很冷，有幾處是這樣寬，當呂德爾跳過時，他必須真正做一個大的跳勢。城本身是美麗的，若是人們離開它，它就滿人意了。它必定已經成立很久；因為我回想五年前我在那裏的大學註冊不久就被處罰停學時，它已經具有同樣灰色的、早熟的外表，而且已經萬事齊備：更夫、「絛毛狗」、博士論文、跳舞茶會、漿洗婆、各科綱要、烤鴿子、格爾飛勳章、博士馬車、煙斗、樞機顧問、法律顧問、學生懲罰顧問、教授和他的蠢物。有些人甚至以為，這座城是在民族大遷徙時代建築起來的，每個德意志民族的支派當時在這城裏都遺留下一份他們同族的放蕩不羈的模型，從中分殖出汪達爾人、府利思人、史瓦卜人、條頓人、薩克遜人、土靈各人等等，如今他們還是在哥亭根成羣搭夥，由於便帽和煙管種子上各種不同的顏色彼此區分，走過魏恩德大街，在草場磨

● 呂德爾是當時哥亭根大學中一個以擅長運動而馳名的大學生。

● 海涅在一八二一年一月因觸犯大學法規被處罰停學半年。

● 「絛毛狗」指大學司事，因為這兩個名詞在德語中讀音相近，故當時大學生戲稱大學司事為絛毛狗。

● 漢諾魏爾國王在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六六年頒發的一種勳章。

● 當時的風俗，大學生考博士通過後，就乘馬車遍遊全市，接受大家的祝賀。

● 反動的大學生社團常以古代德意志民族支派的名稱命名，海涅諷刺反動大學生的野蠻無知，正如古代的那些民族支派。

房、決門酒店和包登村流血的戰場上格鬥不休●，風俗習慣還總是如同在民族大遷徙時代，一部分被稱作大頭目的 Duce (領袖們)，一部分被他們古老的法規管轄着，這就是學生社團規則，並且在 *Leges barbarorum* (野蠻人法律) 裏獲有一個地位。

哥亭根的居住者一般分爲大學生、教授、市僧和家畜，這四個階層並不能嚴格區分。家畜的數量是最大的。若是列舉一切大學生和一切正副教授的姓名，就太冗煩了；這期間也不是所有大學生的名字都在我的記憶裏，而且教授中有些人還沒有知名。哥亭根市僧的數目很大，像是沙粒，或者說得更恰當些，像是海邊的污泥；真的，每當我看見他們在早晨面貌污穢，拿着白色的眼罩，鵠立在大學法庭的大門前，我就幾乎不能理解，怎麼上帝只會創造出這麼多的下賤的人。

在卡·弗·哈·馬爾克斯的哥亭根風土記裏能够很方便地讀到關於哥亭根較爲詳明的敘述。我對這位作者雖然懷有最崇高的敬意，他是我的醫生，給過我許多好處，可是我不能無條件地推薦他的著作，我還須責備他，他對於哥亭根女子都有太大的脚的謬見駁斥得不够嚴峻。是的，我從一年以來就認真研究去駁斥這種謬見，因此我聽了比較解剖學，到圖書館裏選抄最珍奇的著作，在魏恩德大街上常常用幾個鐘頭去研究過路女子的脚，我在旁徵博引的論文裏總括這些研究的成果，我述說：一，脚的概況；二，老

太太的脚；三，象的脚；四，哥亭根女子的脚；五，我把在烏利許花園裏●關於這些脚發表的意見都收集在一起；六，我又觀察這些脚和其他部分的關連，趁這機會也擴充到小腿肚、膝蓋……最後，七，只要我能够得到這樣大的紙，我還要添印上一些哥亭根婦女脚型的銅版畫●。

我離開哥亭根時還很早，學者某君●還睡在床上，和平常一樣做他的美夢：他在一個美麗的花園裏散步，花畦裏生長的盡是些雪白的、寫遍引用文句的小紙條，在日光中閃爍可愛，他到處摘下來許多，又辛辛苦苦地移植在一座新的花畦裏，這時夜鶯用牠們最甜美的歌聲使他古老的心感到歡喜。

● 在這三個地方大學生們常常練習比劍和決鬥，所以海涅稱為「流血的戰場」。

● 馬爾克斯醫生在一八二四年著有就醫學的、自然的和歷史的觀點描述哥亭根，其中有這樣一句話：「許多吹毛求疵者要說我們的美女沒有生成秀媚的脚，實在不對。」

● 大學生聚會遊玩的地方。

● 海涅在這裏諷刺一般公式化的學術論文。

● 學者某君，在哈爾次山遊記法文版寫明是愛西靈恩，他是東方學者兼史學家。但是海涅在他自存的德文版哈爾次山遊記中曾用鉛筆註明是布魯門布赫，這人是哥亭根大學中的自然科學家，負有盛名，曾製有無數系統化的紙條幫助記憶。海涅在這裏諷刺哥亭根學者們「旁徵博引」的偏向。

在魏恩德城門前我遇見兩個本地的小學生，一個對另一個說：「我再也不願同特渥多爾玩了，他是一個小無賴，因為他昨天竟不知道 hence（桌子）的第二格怎樣變。」這句話聽來是這樣不關重要，可是我必須重述一遍，甚至我想叫人立即把它寫在這個城門上當作城的銘語；因為老人怎樣呼哨，幼童就怎樣嘶叫，那句話完全表示出博學的格爾吉亞·奧古斯塔狹窄而枯燥的旁徵博引的驕傲。

大道上吹拂着清爽的晨風，鳥兒十分歡樂地歌唱，我的心情也漸漸又清爽而歡樂了。一種這樣的清涼作用是必要的。最近，我沒有走出羅馬法典的蓬圈，羅馬法案的決疑人在我的精神上像是蒙了一層灰色的蛛網，我的心彷彿夾在自私自利的法律體系鐵一般的條文中間，『特利波尼、猶斯特尼、黑爾摩哥尼、查約翰』。還不斷在我耳邊作響，就是坐在一棵樹下的一對溫存的愛人，我甚至以為是一部印有握手標記的羅馬法典。大道上開始熱鬧起來了。賣牛奶的女孩走過去；趕驢的趕着他們灰色的驢兒。走過魏恩德，我遇見色飛爾和多理斯。這並不是哥斯內爾牧歌中歌詠的情侶，却是身居要職的大學司事。他們必須警醒注意：不要有學生在包登村決鬥，不要有在哥亭根邊境必須還要受幾十年的檢疫拘留的新思想被一個「投機」的講師給偷偷地販進來。色飛爾以同行的身分向我打招呼；因為他同樣是作家，並且在他半年一次的作品裏常常提到我；此

外他也常常召我談話。若是他見我不在家，就總是那樣和善地用粉筆把召喚的命令寫在我的屋門上。隨時也有馬車走過，裝滿大學生，他們去作假期旅行，或是永久離開這裏。在這樣一座大學城裏有一個永續不變的來去，每三年人們便在那裏見到一代新的大學生，這是一個永久的、人的潮流，後一學期的波浪趕着前邊的一個，只有那些老教授們站立在這普遍的潮流中，巍然不動，有如埃及金字塔——只是在這些大學的金字塔裏並沒有智慧隱藏着。

在勞森瓦色爾附近，我看見兩個充滿希望的青年從桃金娘樹蔭中騎馬走出。一個到處賣笑爲生的婦女陪伴着他們走上大道，她用熟練的手法拍弄馬的瘦腿，當其中一個青

● 格爾吉亞·奧古斯塔是哥亭根大學的校名。

● 猶斯特尼（四八三—五六五年），東羅馬皇帝，在他的統治時期內曾編纂羅馬法典。特利波尼（死於五四五年）是這部法典的編纂人。黑爾摩哥尼是第四世紀的羅馬法學家。蓋約論即蓋東西的意義。

● 十九世紀初期最流行的一種法典版本，封面上印有握手的標記。

● 哥斯內爾（一七三〇—一八七年），瑞士牧歌詩人，歌詠牧羊人的戀愛故事。多理斯是牧歌中一般牧羊女的名字。德語中牧羊人讀作「色飛爾」，「色飛爾」同時也是哥亭根一個大學司事的名字。另一個大學司事名多勒斯，與多理斯聲音相近。

● 色飛爾每半年編纂一冊教員學生人名錄，所以海涅說他也是「作家」，是「同行」。

年從後邊在她寬闊的後身上用馬鞭遞送一些慫恿時，她高聲大笑，隨即往包登村走去。這兩個青年却奔向虐爾登，一路興奮狂呼，並且十分甜美地唱着羅西尼的歌曲：『喝啤酒吧，親愛的，親愛的麗色！』我很久還聽得到這個歌聲在遠處唱着；可是這兩個美好的歌者很快地完全從我的眼前消逝了，因為他們用他們好像根本具有一種德國人遲鈍性格的馬用鞭釘刺激，用鞭子向前抽打，毫不留情。虐待馬，沒有地方比哥亭根更為凶狠了，每逢我看見一匹這樣遍體流汗的、癱腿的老馬為了一些活命的糧草被我們滾滾流水的騎士們虐待着，或是必須向前拉曳一車坐得滿滿的大學生，我就想到：『啊！你可憐的畜生！你的祖先一定在樂園裏吃了上帝禁止的燕麥了！』

在虐爾登旅舍裏，我又遇見了這兩個青年。一個正在吃一份涼拌青魚，另一個同着一個黃臉皮的女僕談天，她叫作 Fusia Canina，也叫作討債的鳥兒。他向她說一些下流話，最後他們打起架來。爲了減輕我的背囊，我取出幾條包好了的、在我個人的歷史上頗有意義的藍褲子，贈給一個人們稱爲金蜂鳥的小夥計。年老的女店主布塞尼亞在這時給我送來一份黃油麵包，還抱怨我現在不常來看她；因為她很愛我。

走過虐爾登，太陽高高地在天空閃照。它正直地對待我，溫暖我的頭，使一切成熟的思想都在裏邊成熟。諾爾德海木可愛的旅舍的太陽，也不可輕視；我走進這裏，午

飯已經做好。所有的飯菜都烹調適口，比起那些在哥亭根擺在我面前的、乏味的大學飯菜，少油無鹽的、牛皮一般的乾魚和它的老白菜，要適合我的口味。我使我的胃得到了一些滿足以後，在飯廳裏看見一個先生和兩個女人，他們正在準備起程。這先生穿得渾身是綠，甚至戴着一副綠眼鏡，眼鏡把一片光投在他赤紅的銅鼻子上，像是綠銅鏽，他的外表正如尼布甲尼撒王晚年的外表，根據傳說，當時他像是林中的一隻野獸，只吃生蒿苳菜。這個綠人希望我給他介紹一家哥亭根的旅館，我勸他，向頭等最好的大學生那裏去打聽布呂巴赫旅館。一個女人是他的妻子，肥胖高大，有一張紅色的四方臉，雙頰上有酒渦，像是愛神的痰盂，多肉下垂的下頰像是面部醜惡的延長，高高堆積的胸膛上披圍着尖挺的花邊和鑲着無數鋸齒的硬領，恰似周圍建築了許多小塔和稜堡，有如一

● 羅西尼（一七九二—一八六八年），意大利作曲家。但是這個歌曲是一首德國大學生唱的歌子，並不是羅西尼製的。

● 勞森瓦色爾是一個地名，又含有滾滾流水的意義。原文係「勞森瓦色爾的騎士們」，現譯為「滾滾流水的騎士們」。

● Fusia Canina 是羅馬關於遺囑的一種法律，這女僕為什麼獲得了這個綽號，不詳。

● 這旅館的招牌是太陽。

● 見舊約但以理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與野獸同居，吃草如牛」。

座礪堡，這礪堡和馬其頓王費利普說的那些礪堡一樣，抵抗不住一隻滿載黃金的驢子。另一個女人是他們的姐姐，和方才所說的那個完全相反。如果那位是法老的肥牛孳生的，這位便是瘦牛孳生的了。臉只是一張嘴在兩耳之間，胸部是使人失望地荒涼，有如呂內堡荒原；精華煮盡的形體好比貧寒的神學生吃的公費伙食。兩個女人同時問我，布呂巴赫旅館裏是否也住有規規矩矩的人。我用良心回答說有，當這美好的三人團起身時，我還探出窗外打了一次招呼。『太陽』店主狡猾地微笑着，他可能知道，那座大學生拘禁室在哥亭根就叫作布呂巴赫旅館。

走過諾爾德海木，就是山地了，到處有美麗的丘陵突起。路上遇見的多半是趕布勞史外各年集的小販，還有一羣婦女，每個人都在背上揹着一隻大的，幾乎有一房高的，蒙着白麻布的箱籠。裏邊裝着捕來的各色各樣的鳴禽，牠們不住地鳴囀，同時揹着牠們的人們也快樂地跳躍喧嘩。我覺得十分可笑，這樣的鳥兒揹着另一些鳥兒到市場去。

在漆黑的夜裏我到了渥斯特洛德。我不想吃飯，立刻就倒在床上。我疲乏得像是一條狗，睡着了像是一個神。在夢裏我又回到哥亭根，回到那裏的圖書館。我站立在法律閱覽室的一角，翻閱舊日的論文，潛心誦讀，當我停止時，我驚訝地覺察到，已經是夜裏了，懸掛着的水晶燈照耀全室。附近禮拜堂的鐘正敲着十二點，門慢慢打開，走進來一

個驕傲的、碩大的女子，法科的同人和屬員們恭恭敬敬地陪伴着她。這高大的女人雖然已經上了年紀，可是面貌上的表情含有一種嚴峻的美麗，每一顧盼都表露出她是崇高的女狄坦，威嚴的泰米斯。她一隻手漫不經心地把劍和秤握在一起，一隻手拿着一卷羊皮紙，兩個年輕的法學博士牽着她褪成灰色的衣裳的長裾；在她右邊風一般跳來跳去的是漢諾魏爾的呂苦各，瘦削的樞機顧問路司提苦斯。他朗讀他的新法律草案；在她左邊蹣跚地走着她的Cavaliere Servente（侍從衛士），司法顧問苦耶求斯。他又漂亮又高興，不住地談講着法律上的俏皮話。他自說自笑是這樣親切，甚至連這嚴肅的女神也幾次微

● 費利普在紀元前三五九年至三三六年爲馬其頓王，他利用金錢賄賂掠奪敵人的城市。他說過，「一隻滿載黃金的驢子可以攻克最險要的堡壘。」

● 見舊約創世紀第四十一章。法老夢見了七隻肥母牛，隨後又來了七隻瘦的。這個夢預示七個豐年，七個荒年。

● 呂內堡荒原，在德國北部。當時沒有開發。

● 泰米斯在希臘神話中是正義女神，象徵法律。她屬於狄坦神族。

● 呂苦各是古代斯巴達的立法者。路司提苦斯指哥亭根法律教授包厄爾，他領導制定漢諾魏爾刑法的工作。

● 苦耶求斯，是法國十六世紀的法律學者，這裏指的是法律教授胡郭。

笑着向他彎下身來，用大卷的羊皮紙敲他的肩膀，和藹地低聲說：「小人兒，放蕩的小丑，你把樹木從上望下剪伐！」這時其他的先生們每個人都同樣走近，都有所述說，有所嘻笑，不外乎一個新近思考出來的小體系，或是小假定，或是自己小腦袋裏產生的類似的畸形兒。從敞開的門又走進許多不熟識的先生，他們都表示是卓越的學會裏的偉大人物，他們多半是笨拙而鬼鬼祟祟的角色，以傲慢自足的態度不加思考地下定義，辨別區分，在每一段羅馬法綱的小節目上爭論不已。還不斷地走進新的人物，年老的法學者，穿着過時的服裝，戴着白色的縮縮的長假髮，人人都有一副久已被人忘却的面貌，最奇怪的是人們對這些前世紀的名人並不另眼看待；這些人依照他們的方式跟大家一起喧嘩、呼哨、叫喊，恰如海水激盪，越來越紊亂，越喧噪地圍繞這高大的女神，直到她不能忍耐了，忽然用一種最恐怖的劇痛的聲音喊道：『不要吵了！不要吵了！我聽見尊貴的普羅米修斯的聲音，侮蔑的力量和無聲的暴力把這沒有罪的人鎖在苦難的岩石上，你們所有的喧嘩和爭論並不能醫治他的傷，打碎他的鐐銬！』女神這樣呼叫，淚泉從她的眼裏湧出，這一夥人全體咆哮像是感受到死的恐怖，屋頂爆裂，書從架上飛舞下來，就是蒼老的敏許毫孫。從他的鏡框裏走出來命令大家安靜，也無濟於事，吵鬧和叫喊更爲粗暴，——我逃脫這暴亂的瘋人院的吵鬧，走入史學閱覽室，走到那慈悲的地方，貝爾